



写作周刊



找记者 上壹点
A14-15

齐鲁晚报

2022年4月25日
星期一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 美编：陈明丽
□ 编辑：向平

【人间草木】

婆婆纳，人性幽微之蓝

□ 柳已青

一片绿茵茵的地毯蔓延，那小小的叶片似乎包含了整个春天的颜色。

浓密、勃发的生命占据了土地，遮蔽了土壤；浓绿、鲜嫩的绿色占据了土地，遮蔽了土壤。这块绿色地毯的周围，有着稀疏的枯黄的草，几簇碎米荠，三两棵蒲公英。这蓬勃的小草，就是靠着成片的规模吸引我的。确切地说，是绿茵上密密麻麻的蓝色的小花吸引了我的视线。

这是2020年3月31日的清晨，浩荡的春风吹拂，明媚的阳光普照。我戴着口罩，走出了封闭多日的家门，走进了春天里，无穷无尽的春风把我淹没。这一刹那，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如同薤上滚动的露珠。自从春节隔离在家。整个2月和3月，早春都被封闭在窗外。

今天，我路过广电大厦对面街边小公园，蓝色的婆婆纳绽放。这些细密的小花，灿若群星。

在大地织锦上的小花，从不辜负春风。这些葳蕤的生命，这些怒放的生命，仿佛昭示着什么。整个春天的新生与死亡，都格外撼动人心，像从浩瀚海洋深处卷来的惊涛骇浪一样。美与痛，呼啸而至，猝不及防。

婆婆纳的叶片有多绿，小巧的花朵就有多蓝。四个精致的花瓣，两两相对，左右对称，精细合拢，合拢成无限的春之声。浅浅的花瓣里，荡漾着无声的歌。花瓣上有放射状的纹路，似乎打通了天地之间的联系。

蓝色的花瓣，采撷了蓝天的湛蓝，萃取了大海的深蓝。婆婆纳花瓣的蓝色，让我想起了江南古镇的蓝印花布，经过了沧桑岁月的漂洗，浓郁之蓝刚刚开始褪色。还有，我们老家新盖的瓦房，那新铺的蓝色的瓦片，经过三十年风霜雨雪的洗礼。

我俯下身体，仔细观察这一片无人问津的婆婆纳。

人们对枝头花格外关注，不吝赞美，对脚底的野花视而不见。婆婆纳卑微地匍匐，不惧践踏。为何叫婆婆纳呢？这种具有野性的力量的小草，对婆婆纳的鞋底，从来不会拒绝吗？踩踏了之后，青碧的叶片流出汁液，纤细的柔茎折了头，蓝色的花瓣之间的花蕊遭遇没顶之灾。这一切，似乎都对婆婆纳构成致命的打击。过几天，它又支棱起来，残缺的花瓣，却有了残缺之美。这种植物完美诠释了中国老百姓的生命，生生不息，每年春寒料峭的早春，开出星星点点的美。

那黄豆粒大的小花，占尽春光，构成微不足道却又气势磅礴的早春。四片花瓣中心，两枚雄蕊相对，微微向外弯曲，弯成一段弧线之后相对，中心是一枚花柱，就像团聚在一起的一家三口。

我仔细查看了婆婆纳周围的植物，樱花、海棠、贴梗海棠、火棘。芹叶牻牛儿苗、碎米荠、蒲公英

英都和婆婆纳一样，紧贴着土地生长。蓝色的星，紫色的灯，两朵黄色的尊严，在春风中微微晃动的碎米荠的白色小花，共同支撑起被口罩封锁的春天。婆婆纳附近还有茵陈、车前草，与春风合谋，一起染绿大地。

我蹲在一片婆婆纳前，直到腿发酸，麻木。然后，坐在小公园空空荡荡的长椅上发呆。望着天空中的流云、飞鸟，索性摘下了口罩。已经九点多了，小公园里仍然静悄悄的。

视线从天空落到大地，又栖息在绿茵茵的婆婆纳上，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托尔斯泰说，时间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瞬间。而我们的全部生活就在于此，在这瞬间之中。因此，在这绝无仅有的瞬间之中，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的确，在这个花开了却无人欣赏的春天，有许多人在抗疫一线全力以赴。我觉得我被疫情困住了，这一片开放的婆婆纳，让我暂时超脱于时代。我现在拥有大量的瞬间，被婆婆纳的小花染蓝的瞬间。游离于疫情之外，有那么一点点的惭愧；与一片绿毯上的婆婆纳对话，也有一点矫情。但这个被青碧嫩绿婆婆纳覆盖的浮生偷闲，如诗人石川啄木所说，“使爱惜刹那的生命之心得满足”。

从小公园回到家中的当天晚上，我查阅了婆婆纳身世，这种野草（农民烦它，与庄稼抢地抢养分，称其为杂草），从阿拉伯传入中原大地，玄参科。

明代朱橚编撰的《救荒本草》：婆婆纳，生田野中。苗塌地生，叶最小，如小面花簪儿，状类初生菊花芽，叶又团，边微花如云头样，味甜。婆婆纳作为野菜可食，饥谨的年岁，可以救命的。朱橚是朱元璋的后人，一位出身于皇室的王子，编撰了一部《救荒本草》，显然不是文人的闲情逸致，而是体察民生之苦的慈悲之心。

明代王西楼（汪曾祺推崇的乡贤）是一位散曲家，戏剧作品在历史烟云中湮灭了，有一部《野菜谱》传世。王西楼不愧是搞创作戏曲的，他为每一种野菜配了一首打油诗：

破破衲，不堪补。

寒且饥，聊作脯。

饱暖时，不忘汝。

破破衲即婆婆纳。民间还有很多奇怪的名字，卵子草、狗卵草、双肾草……不知这些称呼依据什么。我猜测，可能是由于其生命力（繁殖能力）强大？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英国诗人王尔德曾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却深幸我曾爱你——想想那/让一株婆婆纳变蓝的所有阳光。”

让婆婆纳变蓝的，是阳光，还是海洋？是天空，还是大地？婆婆纳美丽素净的小花，清新雅致的小花，那蓝色实在是人性幽微之蓝，自然神秘之蓝。

【巴金在济南】

观看老舍话剧《龙须沟》

□ 高军

巴金是1951年7月27日晚上在济南观看老舍话剧《龙须沟》的。

巴金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副团长，1951年7月26日中午近12点到达济南，随后将去沂蒙老根据地沂南县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走访慰问老区人民。

经过一天半的对接、准备等，一切工作都有了头绪后，山东省人民政府（1949年3月30日，山东省政府委员会暨山东省参议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山东省政府改称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在27日傍晚举行欢迎巴金一行的招待会。省政府副主席郭子化等出席，对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单介绍了山东省的基本情况。巴金觉得这一切是自己以前不了解的，对自己很有意义，所以听得特别认真。整个欢迎招待会气氛热烈，大家情绪饱满，对即将前往革命老区充满期待。

晚饭后，省政府招待巴金他们来到山东省协商委员会（简称“协商会”，是1954年普选的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组织形式，也是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和山东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政治协商机关，同时也是代行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观看《龙须沟》。

《龙须沟》是著名作家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作品。老舍曾长期工作生活在济南，和著名的泉城有着不解之缘。1930年夏天，他从北京来到济南，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并兼任文学院教授，同时编辑出版刊物和进行创作，直至1934年夏去青岛任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8月，老舍又从青岛回到齐鲁大学任教，并于是年11月日军占领济南前夕，只身赴武汉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他的夫人及子女因留济南，至1938年夏返回老家北京。老舍在济南前后达四五年之久，并在济南迎来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老舍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济南写的，所以他亲切地称济南是他的第二故乡。在《济南的秋天》中，老舍用深情的笔触写道：“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

1950年老舍写出三幕话剧《龙须沟》后，1951年2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导演是焦菊隐。也就是在这年春天，进入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主席进行了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北京看的第一部话剧作品。

1952年6月，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国第一个专业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龙须沟》由此成为北京人艺的奠基之作。

济南人民对老舍有着很深的感情，看到老舍《龙须沟》等话剧剧本后，也开始了排练。演出老舍话剧最积极、最有成效的是济南话剧团。济南话剧团是1950年10月经济南市人民政府文教局批准成立的民办话剧演出团体。其成员多为解放前从事演戏活动的人，经当时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朱星南组织起来，主要成员有姜汉卿、袁绍才、杨宝河、邵力等。他们演出的主要剧目均为老舍编剧的作品，在济南地区产生很大影响的是老舍的《龙须沟》《方珍珠》等。很遗憾的是，这个剧团在1952年解散。

山东省人民政府招待巴金一行观看《龙须沟》也是很用心的。这一话剧是为配合时事和政策宣传而创作的，描写北京一个小杂院四户人家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遭遇，表现了新旧时代两重天的巨大变化，是一曲新中国的颂歌。巴金与老舍在上世纪30年代结识，并成为长期的好朋友。“老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他。谈了一会儿，他照例说：‘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他们夫妇便带我到东安市场里一家他们熟悉的饭馆，边吃边谈，愉快地过一两个钟头。”（《怀念老舍同志》，见巴金《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7月版）在济南看到济南话剧团排演的《龙须沟》，巴金感到很亲切。看到剧中程疯子、王大妈、娘子、丁四嫂等人物形象被塑造得栩栩如生，各具特色，尤其是主人公程疯子在旧社会由艺人变成“疯子”，解放后又从“疯子”变为艺人，以此来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全剧通过叙述日常生活的小事反映大时代，以市民社会人物的言行和家长里短中所体现出的味道来表现生活的真实，显得颇有艺术特色。

看了这个话剧，巴金感到自己的老友老舍“全国解放后……他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他是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他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最有成绩的作家”。（《怀念老舍同志》，见巴金《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7月版）巴金受到触动，随后在沂蒙山区，不久又到抗美援朝战场，通过走访和体验生活，也写出了一批反映新生活的作品，如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短篇小说《团圆》（该小说1963年由毛峰、武兆堤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散文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大欢乐的日子》、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等。